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docsriver.com
商家本本店

高卢战记

[古罗马] 凯撒 著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高卢战记

[古罗马] 凯撒 著

任炳湘 译



2 036 5080 6

商务印书馆

1982年·北京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高卢战记

[古罗马]凯撒著

任炳湘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统一书号：11017·446

1979年9月第1版 开本850×1168 1/32

1982年6月北京第2次印刷 字数189千

印数11,600册 印数87/8 插页6

(60克纸本)定价：1.15元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s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宣传广告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出版说明

我馆历来重视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从五十年代起，更致力于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古典学术著作，同时适当介绍当代具有定评的各派代表作品。幸赖著译界鼎力襄助，三十年来印行不下三百余种。我们确信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够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些书籍所蕴藏的思想财富和学术价值，为学人所熟知，毋需赘述。这些译本过去以单行本印行，难见系统，汇编为丛书，才能相得益彰，蔚为大观，既便于研读查考，又利于文化积累。为此，我们从1981年着手分辑刊行。限于目前印制能力，1981年和1982年各刊行五十种，两年累计可达一百种。今后在积累单本著作的基础上将继续汇印。由于采用原纸型，译文未能重新校订，体例也不完全统一，凡是原来译本可用的序跋，都一仍其旧，个别序跋予以订正或删除。读书界完全懂得要用正确的分析态度去研读这些著作，汲取其对我有用的精华，剔除其不合时宜的糟粕，这一点也无需我们多说。希望海内外读书界、著译界给我们批评、建议，帮助我们这套丛书出好。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1982年1月

凯撒和他的《高卢战记》

该犹斯·犹理乌斯·凯撒出生于公元前 102 年^①，正是罗马共和国发生严重政治危机的时代。这时，罗马的经济基础已经经历了巨大的变化，它已经变成西方古典时代奴隶制度最发达的国家，原来的小农业已完全被大规模使用奴隶劳动的大庄园取代，直接的军事掠夺和以贡赋等方式向被征服地区进行的压榨，使地中海沿岸各地的财富大量涌入意大利，加速了罗马的社会分化。

经济上的巨大变化，自然要影响到罗马的政治生活，被征服土地在日益扩大、由雇佣军组成的常备军在不断扩充，奴隶人口在急剧增加^②，由失业小农民和释放奴隶构成的游民阶层也在大量涌向首都，这就需要大大加强国家机器才能应付，但这时的罗马国家体制却基本上还是当年台伯河上那个小公社的那套城邦制度。它

① 据蒙森的说法，见《罗马史》卷五第一章注。传统的说法是公元前 100 年。

② 罗马城内究竟有多少奴隶，当时没统计，后世很多人作过推测，但结果相差很大。试随便举例，奥古斯都时代的奴隶数目，有估计为 280,000 人的 (Beloch)、有估计为 200,000 人的 (Kahrstedt)、有估计为 900,000 人的 (Marquardt)，彼此相差达三倍之多。相对地说，他们对同时的自由人数目的估计，分别为 520,000 人、710,000 人、781,000 人，相差就没有这样大，因为后者有政府的种种统计如人口统查、发放口粮的份数等等可作为推算的基础，而前者没有。罗马政府对于国内有多少奴隶讳莫如深，森内加曾说过一件事：有人在元老院建议要奴隶穿一种特别的衣服以资识别，元老院经辩论后驳回了这项建议，认为如果奴隶们一旦看出自己人多势众，就将胡作非为。据此可知罗马政府是存心不统计奴隶数目的。森内加的叙述见《论仁慈》(《De Clementia》)。

那年年重选的文官政府、它那已变得臃肿不灵的公民大会和它那由少数世代掌权的豪门贵族垄断的元老院，根本无法适应这个局面。从公元前二世纪三十年代起，就不断有人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提出种种民主改革的方案，但都因为触犯豪门贵族的利益，因而受到盘据在元老院的一小撮所谓贵族共和派的反对，遭到失败。此后，主张民主改革的人前仆后继、奋斗不息，民主运动从合法的要求改良逐渐发展到采取阴谋暴动甚至内战的方式。公元前82年，豪门贵族的保护者苏拉用血腥的大屠杀镇压了反对派，民主运动才一时沉寂下去。但大屠杀并不能消除引起要求改革的根源，苏拉不久死去后，民主运动马上就卷土重来。这时，罗马贵族共和政府的颓废无能、社会秩序的动荡不安，军人的专横跋扈，已经大大削弱了国家的力量，到公元前一世纪的七十年代，局势终于发展到极为可虑的地步。东方强邻的进攻和西方行省的割据都还在其次，严重的是地中海上的海盗横行和斯巴达克斯所领导的奴隶起义。海盗横行不但使沿海地带民不聊生^①，连罗马也因海外的粮食运不来而有断炊之虞；奴隶起义使意大利遭到汉尼拔战争以来最沉重的一次兵灾，而且从根子上震撼了罗马的奴隶制度，打击了奴隶制经济。奴隶起义迫使奴隶主对剥削奴隶和经营田产的方式

^① 共和末年，海盗活动已经猖獗到空前未有的程度，他们不但在东方许多行省的沿海城市杀人越货、绑架勒索、以及和罗马政府同样的收取税贡，而且在意大利本土也一样的肆无忌惮，许多大城市如米森纳姆、卡耶泰、布伦第西乌姆等，都曾遭到他们登陆洗劫，政府束手无策，就连罗马城的外港奥斯几亚也在所不免，停泊在那边的罗马舰队，被全部焚毁。海盗在意大利沿海一带大道上掳人勒索，连罗马政府的高级官员也往往被掳，先后被他们绑去的司法官就有两个，包括他们的全部执事和仆从在内。这完全是我们所无法想象的事情。

作出某些改变,也迫使奴隶主改变控制奴隶的方法。更重要的是迫使他们不得不变换已不能保障奴隶制经济发展的共和政体。正象革命导师恩格斯指出的那样:“……当某一个国家内部的国家政权同它的经济发展处于对立地位的时候——直到现在,几乎一切政治权力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都是这样,——斗争每次总是以政治权力被推翻而告终。”^①凯撒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登上政治舞台的。

凯撒出身于罗马的一个古老但已中落的贵族家族,由于他和老一辈的民主派领袖马略和钦奈有亲谊,青年时代就受到贵族共和派的排挤,迫使他只能自始就站在民主派一边,逐渐成为反对派的领袖,一面也按部就班地从财务官、工务官升到司法官。但在这时候,他除了在街头的游民阶层中拥有巨大的号召力以外,没有别的政治资本,为此他设法跟当时在军队中有极大势力的克耐犹斯·庞培和代表富豪们即所谓骑士阶层的罗马首富马古斯·克拉苏斯结成“三人同盟”。当然,这三个人代表的是三个不同利益的集团,只是因为同样受到把持元老院的贵族共和派的排挤,才凑合到一起去的。凯撒在这两个人的共同支持下,当选上公元前59年的执政官,但由于元老院的掣肘,并没有什么大的建树。

这时,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政局动荡,罗马统治集团中无论那一派的领袖人物,都从实际经验中体会到,要掌握政权,必须先有一支武装力量,只有利用武力,才能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因此,凯撒在执政官任期届满之后,竭力设法争取到高卢行省去担任行省长官,目的是趁在高卢的机会训练起一支自己的军队,作为政治上的

^① 见《反杜林论》,《马恩选集》卷三,222页。人民出版社1972版

后盾；同时，在高卢大事开拓疆土，掳掠奴隶，还可以为自己在罗马的奴隶主阶级中取得声誉，又可以乘机积聚起一大笔财富来作为今后政治活动的资本。

凯撒在公元前 58 年前往高卢，到公元前 49 年初方回意大利。他在高卢的九年中，据普鲁塔克说，曾经屠杀了一百万人，俘虏了一百万人^①。他本人和他部下的将吏都发了大财，使他能在罗马广施贿赂，甚至一直贿赂到要人们的宠奴身上^②。他还在平民中举办各种演出，发放大宗金钱，并在意大利许多城镇兴建大量工程，既讨好了包工的人，也讨好了因此获得工作机会的平民。这样一来，他在意大利公民中的声望，渐渐超出“三人同盟”中的其它两人，特别是他借高卢作为练兵场所，训练起一支当时共和国最能征惯战的部队，而且是一支只知有凯撒、不知有国家的部队。

凯撒的成功刺激了克拉苏斯，他在公元前 53 年赶到东方去发动对安息战争，希望在那边取得跟凯撒同样的成功，不料全军覆没，死在那边。这就使得原来鼎足相峙的“三人同盟”，只剩下凯撒和庞培两雄并立，彼此日益猜忌，加上元老院中一些人的从中挑拨拉拢，庞培终于和凯撒破裂，正式站到元老院一边去，成为贵族共和派借以对抗凯撒的首领。公元前 49 年，凯撒带着军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进入意大利，庞培措手不及，带着全部政府人员和元老院仓皇逃出罗马，渡海进入希腊，听恁意大利落入凯撒手中。次年冬天，凯撒也赶到希腊，在法萨勒斯一战击败庞培主力。庞培逃往埃及，被埃及人就地杀死。凯撒在肃清了其他各地庞培余党后，

① 普鲁塔克：《凯撒传》

② 随东纽斯：《十二凯撒传》《犹理乌斯·凯撒》

重新统一全国。

凯撒一个行省一个行省地肃清庞培余党的过程，也就是扫除罗马贵族共和体制的残余影响，建立新的统治机器的过程。因而，被凯撒重新统一了的这个罗马国家，已不再是过去的那个软弱无力、遇事拖拖沓沓的旧的罗马共和国，它已经是一个全新的中央集权的军事独裁国家，已经能够象身之使臂、臂之使指那样地统一指挥全国了，这对地中海沿岸各地区的经济发展和文化交流肯定是有利的。

凯撒从统一罗马国家到死去，还不到四年，但就在这样短的时期内，他仍能完成了许多值得称道的工作，最堪注意的有两个方面：首先，他象摧枯拉朽地破坏了旧的贵族共和体制，把军政大权集中于一身，基本上完成了向君主独裁制的过渡，把过去几百年发展中随时遇到问题、随时修修补补、牵强凑合起来的那些重床叠架、支离破碎的旧制度，作了一番整齐划一的工作。他把执政官、统查官、保民官、大祭司长等重要职务兼于一身，他把元老院降为咨询机构、他把公民大会当作可有可无的装饰品，都是为他后来的继承人把罗马变成披了共和制外衣的帝国开创了道路。次之，他企图逐步废除旧罗马作为一个城邦霸国所遗留下来的种种特权，把意大利各城镇的地位提高到和罗马相等，把各行省的地位提高到和意大利相等，并且把公民权陆续给予罗马的各个行省——当然只给奴隶主阶级——使这个大帝国的统治集团基础更加扩大巩固。但这项工作仅只完成了一部分。过去他在高卢时就已经把公民权给了山内高卢人，后来还让他们的部分首领进入元老院，引起了那些把公民权视为禁脔，不愿别人分享的旧公民的不满，他们讥

刺他：

“凯撒在凯旋式里牵着高卢人走，
却牵他们进了元老院；
高卢人脱下了长裤子，
反穿上了(元老们的)阔边长袍子。”^①

公元前44年，他制定适用于意大利各市镇的自治法，给它们跟罗马同样的地位；他恢复了意大利一向免除的关税；他还计划废除由商人承包征收行省税赋的办法，改由国家直接派人收取，取消行省人民最痛恨的一项秕政。难怪当时沸沸扬扬地传说他想把首都迁到亚历山大里亚去，把罗马改造成一个东方式的僭主国家，主要就是因为他降低了罗马城在国家中地位的缘故。

凯撒在公元前44年被贵族共和派的残余分子刺杀，结束了他忙碌的一生，他的嗣子、他姊姊的孙子该犹斯·犹理乌斯·凯撒·屋大维安努斯，即奥古斯都，在凯撒奠立的基础上，彻底完成了把奴隶制的罗马共和国改建成帝国的任务。

历来评论凯撒的人很多，大部分人都把他吹捧成不可一世的英雄人物、伟大的政治家、天才的统帅、作家、演说家等等，仿佛他是一个凭空建立了这个大帝国的人。其实，凯撒的一生斗争，只不过是奴隶主阶级中一个统治集团跟另一个统治集团为了该不该改变统治方式而作的斗争，虽然在一段时间内改善了个奴隶制国家的处境，使奴隶制经济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可是受惠的仍然只是奴隶主阶级，根本没影响到当时广大奴隶阶级的命运。其次，他一

^① 随东纽斯：《十二凯撒传》《犹理乌斯·凯撒》

生的成功，主要应该归之于他的恰巧处在罗马共和国这样一个国家，这样一个历史时代，一时风云际会，机缘凑合，让他不自觉地完成了历史要他完成的事业，这里，他的个人品质象坚毅、机智大胆、圆滑等等，在其中只起了极其有限的作用，因而过分吹捧凯撒是不恰当的。正象革命导师恩格斯说的那样：“恰巧拿破仑这个科西嘉岛人做了被战争弄得精疲力竭的法兰西共和国所需要的军事独裁者，——这是个偶然现象。但是，假如不曾有拿破仑这个人，那末他的角色是会由另一个人来扮演的。这点可以由下面的事实来证明，即每当需要有这样一个人的时候，他就会出现在：如凯撒、奥古斯都、克伦威尔等等。”^①

相反，也有一些人竭力诟责凯撒，说他镇压了民主运动，把他的取消行会组织、恢复意大利关税、减少发给贫民口粮份额等等，说成是背叛平民。这些责难往往是出于对罗马当时的所谓“平民”、“民主运动”等等名词作了过分现代化解释的结果。要对共和末年聚居在罗马的所谓平民、他们的构成、他们的政治作用和经济地位等等作一番分析，是一件比较复杂的工作，而且也不是这里该做的工作，但至少可以肯定说，他们绝不是十八、九世纪的那种工业无产阶级。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二版的序言中引用过的西斯蒙第的名言——“罗马的无产阶级依靠社会过活，现代社会则依靠无产阶级过活”——这就是关于他们的最中肯的结论。在公元前一两世纪中，他们在政治上从来没产生过一位自己的代表，也从来没提出过自己的一套政治纲领，他们一直是形形色

^① 见《致符·博尔吉乌斯(1894年1月25日)》《马恩选集》卷四，507页。人民出版社1972版

色政治活动家手中播弄的工具。正跟我们不能把他们当做现代无产阶级一样，我们也绝不可以把凯撒看做是路易·拿破仑甚或梯也尔一流人物。凯撒在这里，只是不多不少地做了当时其他活动家做过的事情，可以责备他的至多是他起初利用了他们、后来又离开了他们而已。而离开他们、甚或损害到他们，则是当时不问那个民主派活动家一旦当权之后，势必难免的事情。特别是凯撒，只要从前面简单地举出来的他所致力的工作来看，就可以知道这是他这些工作的必然结果。首都的游民阶层久已成为国家的沉重负担，要减轻对行省的搜括、减少罗马这个城市的特权，就不得不采取一些对这些游民不利的措施，象发放给公民的免费口粮，被凯撒从三十二万分一下子降到十五万分，把这一过去一向认为是公民应享的特权严加限制，变成真正的社会救济，就是一个例子。而且建立了强有力的个人统治之后，公民大会连作为橡皮图章的作用都失去了，游民阶层在政治上的地位也就宣告结束，用不着再竭尽国库所有去讨好他们，这正是合乎逻辑的发展，也是从共和国向帝国过渡的必然结果。凯撒一生的所作所为可议的地方虽然很多，恰恰不在这一方面。

凯撒所写的《高卢战记》，共七卷，记述他在高卢作战的经过，从公元前58年至52年，每年的事迹写成一卷。关于它的写作过程，历来有两种说法，有人认为这是他每年向元老院和人民会议作的书面汇报，因此每年写成一卷；有人认为这是他在公元前52—51年间的冬天一次写成的。这两种说法，其实并不矛盾，可能他先是每年撰写一卷，作为书面汇报，后来因为需要，又再加工连成一气，

成为现在的形式的。

公元前 52—51 年间的冬天，正是凯撒镇压了维钦及托列克斯领导的联合大起义，高卢基本上恢复了平静的一年，但他在罗马的地位已经在开始恶化。这时，克拉苏斯已死在安息，他在元老院中的政敌正在用尽心机计算他，庞培虽然还没正式跟他破裂，但当别人攻击凯撒时，却采取旁观态度。在这种情况下，凯撒也不得不采取相应的措施，来保卫自己，《高卢战记》便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写的，一则为自己辩护，二则供给他自己在罗马的一派人一个宣传提纲。

他谦逊地把这部书叫做《Commentarii》，即《随记》或《手记》之意，表示不敢自诩为著作，只是直陈事实，供人参考而已。在叙述过程中，他处处用第三人称称呼自己，自首至尾，通篇都用异常平静、简洁的笔调叙说战事的经过，不露丝毫感情，既不怪怨他的政敌，也不吹捧自己，即或在一两处地方提到自己的宽容和仁慈，也都只是转述别人对他的看法。这似乎是一种极为松散的平铺直叙，使不明当时凯撒处境的人读后，不知不觉会以为作者是以极坦率的胸怀，不加雕饰地随手叙写的，这正是凯撒写作时一心要追求的效果，就连当时最著名的文学家西塞罗也禁不住赞扬它的“朴素、直率和雅致”^①，一般人自然更不会猜疑到这种朴素和直率背后隐藏着什么。

其实，凯撒在戎马倥偬之中，根本没时间舞文弄墨，如果不是为了要答复敌人，决不会提起笔来写作，只是他没有采用直接的答

^① 西塞罗：《布鲁图斯》

辩方式，而是委婉地用正面叙述事实经过的形式来为自己辩解的。例如，当时他的政敌攻击他的主要有一点，即他违犯了他自己在担任执政官的那一年提出通过的“犹理亚反贿赂法”(lex Julia repetundarum)，这条法律规定行省长官本人，无论是否带有军队，如未得人民会议或元老院许可，均不得随意越出行省，也不得对别国发动战争。凯撒在高卢的多次战争，就从来没征得元老院的同意。因而，他在叙述每一次战事之前，必先详细说明这次战事之所以不得不进行的原因，象在比尔及战争时(卷二之一、二)、文内几战争时(卷三之七、八)、以及和门奈比、莫里尼两族作战时(卷三之二七、二八)都是这样，在叙述远征不列颠(卷四之二〇)和进入莱茵河以东时(卷四之一六)，自然更不会忘记。

再举例说，他在卷四之五——一五诸节中，详细叙述了对登克德里和乌西彼得人作战的原因，这正是对元老院中加图一流人的回答(已见该节注)，而且通篇是以第三者口吻，平静地、甚至似乎有些漠不关心地作出来的回答，要不是普鲁塔克等人留下了关于这件事情的记述，我们简直不会看出这里面有文章，从这些地方看来，书中一定有许多叙述看来似乎漫不经心，实际上却是有为而发的。

作为主管三个行省的长官，他的工作一定是头绪万千，数不胜数，但他在书中从来不提征战以外的其他工作，这也说明他想通过自己在罗马的代理人，向罗马人民夸说的是什么。他想表明，尽管他在首都的政敌整天在他背后飞短流长，百般中伤他，他却是意大利北部真正的屏障，正是因为有他象长城般的矗立在北方，才有意大利的繁荣和安宁。他在叙述一次又一次的艰苦战斗中，也从不忘记偶尔插进一两句话提一下自己在战斗中所起的巨大的、而且往

往是使整个战事转机的作用和自己受到士兵们的爱戴，以便罗马人民了解高卢方面的疆土开拓、以及象维钦及托列克斯这样的强敌的征服，完全是凯撒和他的部下浴血战斗的结果，比起庞培征服那些衰朽无用的东方老大古国来，难易程度不可同日而语，而元老院里的一小撮贵族共和派所要陷害的，却正是这样一位栉风沐雨、一心为国的人。他只在书中一次对话中，借阿里奥维司都斯之口，轻轻点了一下他们的阴谋。这种地方很多，只有同时参看当时的罗马历史，才能看出字里行间隐藏的东西。

《高卢战记》叙事翔实精确，文笔清晰简朴，历来很得到爱好罗马历史、拉丁文学和军事史等各方面人物的推崇，特别因为凯撒是罗马共和国时代第一个亲身深入到外高卢西部和北部、到过不列颠和莱茵河以东的日耳曼地区、亲眼目睹过当地的山川形势和风俗人情的人，给我们留下的是当时的第一手直接资料。在他以前，虽也有过一些希腊和罗马作者对这些地方作过一鳞半爪的介绍，但都是些道听途说得来的传闻，因此，《战记》又成为记述这些地区情况的最古老的历史文献，它对高卢和日耳曼各地区的从氏族公社逐渐解体、到萌芽状态国家出现这段时间里的政治、社会、风俗和宗教等记述，成为我们研究原始社会和民族学的重要依据，革命导师恩格斯的伟大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就曾经大量引用过它，他的其他一些论著象《马尔克》、《论日耳曼人的古代历史》等，也都把本书当作重要的参考文献。

凯撒的七卷《战记》，最后只写到公元前 52 年为止，但他直到公元前 50 年才离开高卢，因此后面缺了两年的事迹。凯撒死后，他的幕僚奥卢斯·伊尔久斯续写了一卷第八卷，补起了这段空缺。

凯撒另外还有一部著作《内战记》三卷，记述他自己跟庞培作战的经过。除了这两部书以外，记述凯撒战绩的还有伊尔久斯所写的《亚历山大里亚战记》和作者不详的《阿非利加战记》、《西班牙战记》，这些书合起来统称《凯撒战记》。

本书经过长期传抄，形成许多互有出入的版本，翻译时根据1957年德国莱比锡出版的托伊布纳尔丛书(Bibliotheca Scriptorum Graecorum et Romanorum Teubneriana)中的拉丁文本。这种本子考订精详，但略嫌繁琐，每一页都有好几行注脚，有时比正文还长，都是一字一句参校各种版本的异同的，不符合我们今天读它的目的要求，因此全部略去未译，现在的注释都是译者加上去的。译时还参考了几种其他译本，用得较多的，一种是洛布古典丛书(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中的J. Edwards英文拉丁对照本；另一种是W. A. MacDevitte的英译本，这是英译本中最常见的本子，列入朋氏丛书(Bohn's Library)、人人丛书(Everyman's Library)和哈泼丛书(Harper's Library)的，都是这一本子。这两种译本有出入的地方，依托依布纳尔本为定。原书没有地图，本书所附的地图是依据洛布丛书本复制的。

由于译者水平有限，错误的地方一定在所难免，恳祈读者指正。

一九七八年十月

《高卢战记》目录

《高卢战记》内容提要·····	1
《高卢战记》	
卷一·····	6
卷二·····	44
卷三·····	63
卷四·····	79
卷五·····	99
卷六·····	131
卷七·····	156
卷八（奥卢斯·伊尔久斯补）·····	208
人名索引·····	240
邦和部落名索引·····	245
地名索引·····	250

《高卢战记》内容提要

卷一(公元前 58 年)

节数

- 1 高卢概况——地理和居民
- 2—29 厄尔维几战役
他们的野心——他们的领袖奥尔及托列克斯；他的死去——凯撒采取措施保卫行省——厄尔维几人进入爱杜依人境内——阿拉河之战——凯撒和列司古斯、杜诺列克斯、狄维契阿古斯谈话——别布拉克德附近的战斗；厄尔维几人撤退和投降——他们的人数
- 30—53 阿里奥维司都斯之役
全高卢大会；控诉阿里奥维司都斯——凯撒向他提的建议遭拒绝——罗马军中的一场虚惊被凯撒抚平——和阿里奥维司都斯的谈判——日耳曼人战败

卷二(公元前 57 年)

- 1—33 比尔及人之役
凯撒渡过阿克松奈河——解毕布拉克德之围——惩罚俾洛瓦契人——击败纳尔维人——攻拔要塞阿杜亚

都契

- 34 布勃留斯·克拉苏斯报告已征服高卢沿海诸邦
35 罗马为了凯撒的功绩举行十五天谢神祭

卷三(公元前57—56年)

- 1—6(前57年)塞维乌斯·盖尔巴在奥克多杜勒斯击退塞邓尼人和维拉格里人的攻击
7—16(前56年)文内几人之役
 罗马舰队——文内几人的舰只——一场海战；罗马人获胜
17—19 季度留斯·萨宾弩斯对文内里人的战争
20—27 布勃留斯·克拉苏斯在阿奎丹尼的战争
28—29 凯撒对莫里尼人和门奈比人的战争

卷四(公元前55年)

- 1—4 苏威皮人、乌皮人、乌西彼得人和登克德里人的情况
5—15 凯撒对乌西彼得人和登克德里人的战争
16 凯撒决定渡过莱茵河
17 他在莱茵河上造的桥
18—19 在日耳曼的战争
20—36 第一次远征不列颠
 艰难的登陆——击败不列颠军队——暴风雨毁坏罗马船舰——不列颠人的车战——不列颠人的第二次失败——凯撒返回高卢

- 37—38 叛乱的莫里尼人被击败 —— 征服门奈比人
罗马为凯撒的成就举行二十天谢神祭

卷五(公元前 54 年)

- 1—23 第二次远征不列颠
准备舰队——(2—8 凯撒调停德来维里人的党争;
钦杰多列克斯和英度鞠马勒斯——杜诺列克斯的阴谋)——登陆未遇抵抗——不列颠人被击退——罗马舰队被暴风雨毁坏——不列颠概况——征服卡西维隆弩斯——凯撒渡过泰每昔斯河——回到高卢
- 26—58 比尔及诸族叛乱
杀害塔司及久斯——安皮奥列克斯和卡都瓦尔克斯——季度留斯·萨宾弩斯和科达的争论; 他们的失败和阵亡, 部队被歼——纳尔维人进攻奎因都斯·西塞罗; 凯撒解了他的围——英度鞠马勒斯攻击拉频弩斯的营寨, 但被击败

卷六(公元前 53 年)

- 1—6 高卢的叛乱扩大
凯撒对纳尔维人、森农内斯人、卡尔弩德斯人和门奈比人的战争——拉频弩斯击败德来维里人
- 9—10 凯撒渡过莱茵河——苏威皮人撤走

- 11—20 高卢概况
爱杜依人和塞广尼人的竞争——三个等级：祭司、武士和庶民——宗教仪节
- 21—28 日耳曼概况
宗教——习俗——战争——厄尔辛尼亚森林中的动物
- 29—44 凯撒回到高卢——对安皮奥列克斯和厄勃隆尼斯人的战争——苏刚布里人攻击凯撒的营寨、被击退——安皮奥列克斯逃走——阿克果处刑

卷七(公元前 52 年)

- 1—7 高卢大叛乱——维钦及托列克斯被选为首领
- 8—14 凯撒突然进击阿浮尔尼人——救援波依人——攻下维隆诺邓纳姆、钦那布姆和诺维奥洞纳姆
- 15—31 阿凡历古姆的围攻、守卫和攻拔
- 34—52 围攻及尔哥维亚——遭到严重挫折后放弃围攻
- 53—57 凯撒进军攻击爱杜依人
- 58—62 拉频弩斯战胜巴里西人后和他会合
- 63—74 维钦及托列克斯领导下的高卢大叛乱——他们进攻凯撒, 但被击败, 退往阿来西亚
- 75—89 围攻阿来西亚——高卢人试图解围未成——该城乞降、交出维钦及托列克斯
- 90 爱杜依人和阿浮尔尼人降服
罗马为凯撒的成功举行二十天感恩祭

卷八(公元前 51—50 年)

1—48(前 51 年)高卢叛乱结束

别都里及斯人被征服、卡尔弩德斯人溃散、俾洛瓦契人被击败——杜姆奈克斯围攻勒蒙纳姆，但没成功——沿海诸邦被征服——特拉丕斯被擒——凯撒围困和攻下乌克萨洛登纳姆——拉频弩斯战胜德来维里人——康缪斯乞降

49—55(前 50 年)凯撒和元老院

许多城镇和殖民地象举行凯旋典礼似的欢迎他——他返回在高卢的军队——他在元老院的政敌——他回到意大利

卷 一

一、高卢全境分为三部分，^①其中一部分住着比尔及人，另一部分住着阿奎丹尼人，而那些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叫克勒特人、我们称之为高卢人的，住在第三部分。所有这些人，彼此之间的语言、习俗和法律，各不相同。高卢人跟阿奎丹尼人接界的这一边，由加隆纳河分隔着，跟比尔及人接界的这一边，由马特隆纳河和塞广纳河分隔着。所有这些人中，最勇悍的是比尔及人，因为他们离开行省^②的文明和教化最远，并且也是商贩们往来最少、那些使人萎靡不振的东西输入也最少的地方；再则还因为他们离开住在莱茵河对岸的日耳曼人最近，在跟他们不断作战的缘故。也就是为了这原因，高卢人中的厄尔维几族，就勇武而论，远超过高卢的其他各族，因为他们差不多天天在和日耳曼人作战，不是抵抗他们侵入自己的国境，就是自己侵入到他们的领域中去作战。那三部分中，已经说过由高卢人住着的那一部分，从罗唐纳斯河起，四周分别为加隆

^① 凯撒征服以前，罗马人统称做高卢的，指意大利的卢比孔河和比利牛斯山以北、莱茵河以西，直到大西洋的大片莽莽原野。按自然区划分，这一地区又可以阿尔卑斯山为界，分为山内高卢和山外高卢（简称内高卢和外高卢）；内高卢再以柏度斯河（今波河）为界，分为河南高卢和河北高卢。凯撒这里说的全高卢，是指行省以外的外高卢。——译者

^② 行省——是罗马人在外高卢南部建立的奈波高卢行省的简称，以其首府在奈波城得名。公元前121年，罗马人征服了阿罗布洛及斯族之后建立了这个行省，今天法国南部的普罗旺斯(Provence)就是从拉丁文行省(Provincia)这字转来。——译者

纳河、大洋和比尔及人的疆域所限，另外在塞广尼人和厄尔维几人的这一面，又跟莱茵河相接，方向是朝着北斗星的。比尔及人的领土从高卢的极边开始，一直抵达莱茵河的下游部分，面对着北斗星和日出的一面^①。阿奎丹尼人住着的那一部分起于加隆纳河，直达比利牛斯山和靠着西班牙的大洋，面向着日落的一方和北斗之间。

二、厄尔维几人中最显赫、最富有的是奥尔及托列克斯。在马古斯·梅萨拉和马古斯·毕索任执政官的那一年^②，他出于篡夺王位的野心，在贵族中策划了一个阴谋，劝诱自己的本国人带着他们的全部资财，离开自己的领土。他说：因为他们的勇武超过所有一切人，所以要取得全高卢的霸权，是件极为容易的事。要说服他们这样做原本不难，因为厄尔维几人的国土，四周都被大自然限制着，一面是极宽极深的莱茵河，把厄尔维几人的领土与日耳曼人隔开；另一面又是高峻异常的汝拉山，盘亘在塞广尼人和厄尔维几人之间；第三面是勒茫纳斯湖和罗唐纳斯河，把厄尔维几人和我们的行省隔着。在这种环境中，他们活动起来自然不能太宽敞，就要攻击邻邦也不很容易，因而使他们这种好战成性的人，感到非常苦恼。所以，尽管他们的领土广袤差不多已达二百四十罗里长^③、一百八十罗里宽，但他们认为对他们这样人口众多、武功煊赫而又

① 即东北方。——译者

② 古代罗马人纪年，大致采用两种方法：一种以传说中的罗马建城的一年（公元前753）作为元年，依次后推，如公元一年，即记作“建城后754年”简写作“A. U. C. 754”；另一种方法是以当年担任执政官的两个人的姓名作为年号，如此处说的梅萨拉和毕索执政的一年，即公元前61年，也就是 A. U. C. 693 年。——译者

③ 罗里(mille passuum)——罗马人以五罗尺(pes)为一罗步(passus)，一千罗步为一罗里。一罗尺合29.6公分，一罗步合149公分，一罗里合1490公尺，即1.49公里，合2.98华里。——译者

勇敢过人的人来说，它还是嫌太狭小了。

三、由于这些因素的刺激，再加上奥尔及托列克斯的势力一煽动，他们就决定预备启程出发所需要的东西，尽可能地收买大量的牲口和车辆，又多多益善地播种了大量谷物，以便旅途中有充裕的粮食供应，还和邻近的各邦建立了和平与友谊。他们认为两年时间就足以完成这些准备，因而用法律规定在第三年出发。奥尔及托列克斯被选出来负责筹备这些事情，他就自己担起了到别国出使的任务。在这次旅途中，他说服了塞广尼人卡泰孟塔罗第斯的儿子卡司几克斯（他的父亲曾经担任塞广尼国王多年，罗马元老院赠给过他“罗马人民之友”的称号），叫他去攫取他父亲以前执掌过的本国王位。同样，他又说服了爱杜依人杜诺列克斯——他是当时执掌他们国家大权、很受百姓爱戴的狄维契阿古斯的弟弟——做同样的事情，还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做妻子。他使他们相信，这是极容易做到的事情，因为他本人也将取得自己本国的大权，毫无疑问，厄尔维几人是全高卢最强有力的国家，他保证一定会用他的资财和他的军队，帮他们取得王位。受了这种话引诱，他们互相表白了诚意，设下了盟誓。他们希望在取得政权后，就能以这最有力、最坚强的三个族的力量，占据全高卢。

四、这事情遭到了告发，被厄尔维几人知道了。依照他们的习惯，该让奥尔及托列克斯戴着镣铐，听受审问，如果他被判有罪，随着便应该受火焚之刑。在预定审讯的那天，奥尔及托列克斯把他所有的家属^①都从各地召到审判的地方来，数达万人之多，他还

^① 家属(familia)罗马人的所谓家属，除一般家庭成员外，奴隶、仆役、门客等都包括在内。——译者

把数目同样很大的全部被保护人和债户都召了来。就依靠这些人，他才逃了过去，没受到审问。当国家被他这种手段所激怒，准备用武力来行使自己的权力，首领们从四乡召集起大批人来时，奥尔及托列克斯却在此时忽然死去，据厄尔维几人猜测，绝不是没有自杀的嫌疑的。

五、他死后，厄尔维几人对离乡它迁的计划，仍旧毫不松懈地作着准备。最后，当他们认为一切准备工作都已就绪时，就烧掉自己所有的十二个市镇，四百个村庄，以及其余的私人建筑物。他们除了随身携带的粮食以外，把其余的也都烧掉，这样，便把所有回家的希望断绝干净，只有拼命冒受一切危险去了。他们又命令各自从家里带足够三个月用的磨好的粮食上路。他们劝诱他们的邻居劳拉契人、都林忌人和拉多比契人采取同样的措施，也烧掉自己的市镇和村落，和他们一起出发。他们还接受一向住在莱茵河以外、后来过河来侵入诺列克、并攻击诺累耶的波依人，作为参加自己这个联盟的人。

六、他们要离开自己的家乡，一共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通过塞广尼人的领域，在汝拉山和罗唐纳斯河之间，是条狭窄而又崎岖的道路，单列的车辆通过都很勉强，还有一座极高的山俯临着它，因此只要很少人就可阻挡他们。另一条路要通过我们的行省，比较平坦和便利，那奔流在厄尔维几人和新被罗马人征服的阿罗布洛及斯人^①领域之间的罗唐纳斯河，也有几处浅滩可以涉渡。阿

^① 阿罗布洛及斯——罗马行省中的一个部落，住在今天的多菲内、萨瓦一带。公元前 121 年被击败后，公元前 61 年又再次起义，被罗马司法官该犹斯·邦浦提纳斯镇压下去，距凯撒此时只三年。——译者

罗布洛及斯人境内最边远、距厄尔维几人也最近的市镇是日内瓦，这个市镇上有一座伸到厄尔维几人那一边的桥梁。他们认为那些新被罗马人征服的阿罗布洛及斯人，对罗马人还不一定太有好感，也许可以说服他们借一条路给自己通过他们的领土，不然就用武力强迫他们这样做。因此在已经准备好一切出发用的东西之后，他们就约定一日，大家都赶到罗唐纳斯河上会齐。这一天是三月廿八日，正是卢契乌斯·毕索和奥卢斯·盖平纽斯任执政官的那一年。^①

七、当这事报告给了凯撒，说他们企图取道通过罗马行省时，他迅速离开罗马，以尽可能快的速度赶向外高卢，到达日内瓦。当时外高卢一共只有一个军团^②兵力，他命令在全省多多益善地征召军队，并命令把通向日内瓦的那座桥拆掉。当厄尔维几人确知他已到来之后，他们把国内最尊贵的人派到他这里来做使者，其中居于领袖地位的是南梅友斯和维卢克洛久斯。他们说：他们的目的只是想借道穿过行省，绝不作任何伤害，因为除了这条路以外，再没别的路可走，求他答应他们的要求。凯撒想起执政官卢契乌斯·卡休斯^③曾经被厄尔维几人杀死，他的军队也在被击溃以后，

① 即公元前 28 年。——译者

② 军团(legio)罗马步兵的一个完整的作战单位。在凯撒时代，经过马略的军事改革后，军团已跟共和中叶前完全不同，按财产等级分兵种的制度已取消，全部士兵的装备和武器都已一样，也不再全部是服义务兵役的公民，主要已由职业的雇佣兵组成。每个军团包括十个营(cohorts)，每个营包括三个连(manipulus)，一个连再分为两个百人队(centuria)。每个军团的定额为五千人，但因为战斗不能及时补充，所以有时远低于这个数目。本书卷八第 45 节曾提到一次两个军团合起来只有七千人。——译者

③ 卢契乌斯·卡休斯·朗琴纳斯——公元前 107 年执政官，当这一年厄尔维几

被迫钻了轭门，^①因此认为决不可答应他们的要求，也不相信象他们这种心怀恶意的人，如果给了他们通过行省的机会，能不肆意蹂躏和破坏。但为了要取得一段间歇的时间，好让自己新征召的部队集中，他就回答使者说：他要化几天时间考虑一下，如果他们希望得到答复，可以在四月十三日再来。

八、同时，他利用在自己身边的那个军团，以及由行省征集起来的军队，从流入罗唐纳斯河的勒茫纳斯湖开始，至分隔塞广尼和厄尔维几领土的汝拉山为止，造了一条高十六罗尺的城墙和壕堑，长达十九罗里。这工程完成后，他布置了防御部队，给堡垒也设置了守卫，以便在敌人不问他们愿意与否强行渡河时，能够方便地阻止他们。当他和使者们约定的那天到来时，使者们回到他这里。他拒绝他们说：按照罗马人的习惯和前例，他不能允许给任何人一条穿过行省的通道。而且表示，如果他们企图蛮干的话，他是要用武力阻止的。厄尔维几人这个打算落空后，有的就用联起来的船只和结扎在一起的大批木筏、有的就在罗唐纳斯河的浅滩水不深的地方，试探着强行涉渡过来，有时就在白天，更多的是在夜间。但由于一系列的防御工事和迅速集中到那边的军队、矢矛，他们被迫放弃了这个企图。

九、此外，还留下一条穿过塞广尼的道路，但因为这条路极狭

人中的几古林尼族南下企图进入行省时，他率领军队赶去阻截，中埋伏而死，他的部下也大部被歼灭。只少许残余在副将该犹斯·朴庇留斯率领下，接受了可耻的条件才得离开。——译者

① 轭门——意大利习俗，军队战胜后，往往强迫战败者列队低头钻过“轭门”（jugum 原义牛轭）作为投降条件之一，这是用两支长矛分开插在地上，顶上再横扎一支，象足球门那样的一个架子，钻轭门常被失败者认为奇耻大辱。——译者

窄,如果塞广尼人不同意,就无法通过。当他们自己没法说服塞广尼人时,就派使者到爱杜依人杜诺列克斯那边去,企图通过他的居间调停,使塞广尼人同意他们的要求。因为杜诺列克斯由于本身的人望和慷慨,在塞广尼人中有极高的威信,同时又娶了厄尔维儿族中的奥尔及托列克斯的女儿为妻,所以对厄尔维儿人也很友好;加之他那篡夺王位的野心又在引诱着他,极盼望有什么事故发生,而且很希望能以自己的恩惠笼络住愈多愈好的国家,所以他接受了这件事,说服塞广尼人让厄尔维儿人通过他们的领土,并且商定双方交换人质,保证塞广尼人不阻止厄尔维儿人的通行,厄尔维儿人在路过时也不为非作歹,或者肆行破坏。

一〇、凯撒得到消息说:厄尔维儿人想通过塞广尼人和爱杜依人的领域,进入桑东尼人境内去,这是离开行省中的一个叫托洛萨得斯的邦已经不远的地方。他感到这件事将带给行省很大的危险,因为这样一来,就让这些好战成性、而且敌视罗马人民的人,成为一个既没设防、又富有谷物的地区的邻居了。为了这些理由,他留下副将^①拉频弩斯坐镇他筑下的防御工事,自己急急赶往意大利,在那里征召起两个军团,又把正在阿奎来耶附近冬令营^②里息冬的三个军团带出来,就率领了这五个军团,拣最近便的道路,越

① 副将(*legatus*)——此字原义是代表或使者,无论罗马元老院派到外国或外国派到罗马的使者,都用这个称呼。共和中叶以后,元老院往往派带着这种头衔的人,到外省处理公务,一位军事统帅或行省长官赴任时,也都配备有几个带这种头衔的人前往,他们是统帅最重要的副手,故译作“副将”。——译者

② 冬令营(*hiberna*)——罗马古代供军团息冬用的营房。冬令营常常筑在形势险要,易于防御的地方,而且是一种半永久性的建筑物,往往发展成为一个小镇。——译者

过阿尔卑斯山，迅速赶向外高卢。在这个地区，有秋得隆内斯人、格来约契里人和卡都里及斯人占据了几处高地，企图阻止他的军队前进。在几次战斗中击败他们之后，在第七天上，他就离开了内高卢最边境上的奥契勒姆，进入外高卢的获孔儿人领域。就在那边，他向阿罗布洛及斯人的地区前进，然后再从阿罗布洛及斯率领军队进抵塞古西阿维人领域，这是行省境外罗唐纳斯河对岸的第一个部落。

一一、在那时候，厄尔维儿人已经带着他们的军队，穿过那条狭谷和塞广尼人的地界，到达爱杜依人的边境，在蹂躏着他们的田野。爱杜依人不能抵挡这些侵入者，为了保全自己的生命财产，就派使者到凯撒这里来求助。他们声称：爱杜依人一向是很对得起罗马人的，决不应该几乎就当罗马军队的面，听任他们的土地被人家焚掠，孩子们被驱去做奴隶，市镇被人家攻占去。在这同时，爱杜依人的盟友和近族安巴利人也报告凯撒说：他们的田地已经遭到蹂躏，他们要保住自己的城镇不给敌人强占也很困难。同样，有村庄和田地在罗唐纳斯河对面的阿罗布洛及斯人也逃到凯撒这边来，肯定地对他说：他们已经除了空地之外，什么都不剩了。这些事情促使凯撒下定决心，决不再坐视厄尔维儿人在毁尽罗马所有各盟邦的财富之后，窜进桑东尼人境内去。

一二、有一条河流叫做阿拉河，流经爱杜依和塞广尼的领域，进入罗唐纳斯河，水流滞缓得难于想象，凭眼睛几乎无法辨别它流向那一端去。厄尔维儿人用联结在一起的木筏和船只，渡过这条河去。当凯撒接到侦察人员的报告说，厄尔维儿人的部队四分之三已完全渡过，大约还有四分之一留在阿拉河这边时，他就在第三

更^①带着三个军团离开营寨，直扑向敌人尚未渡河的那一部分。他们在他们都身负重荷、猝不及防之中攻击他们，杀掉他们一大部分，其余的都四散逃走，躲进最近的森林里去。这一部分人叫几古林尼部，因为厄尔维儿人全族共分为四个部分或部落，我们的父老犹能记忆，这一部分曾经单独离开过他们的本土，杀死了执政官卢契乌斯·卡休斯，迫使他的军队钻了轭门。这一役，不知是偶然凑巧还是不朽的神灵作的安排，曾经带给罗马人一场奇耻大辱的这个厄尔维儿人的部落，首先遭受了惩罚。而且，除了国家的公仇之外，凯撒还一举两得地泄了私恨，因为几古林尼部在攻袭卡休斯的那一役中，还杀死了他的副将卢契乌斯·毕索，他就是凯撒的岳父卢契乌斯·卡尔普林弩斯·毕索的祖父。

一三、这场战斗完毕后，为了追击厄尔维儿人的其余部队，他命令在阿拉河上造起一顶桥来，带着自己的军队渡了过去。他的突然到来，使厄尔维儿人大为惊异，因为他们看到自己花了二十天时间才困难地渡过来的河流，凯撒却只花一天就过来了。他们就派使者来见他。这批使者的首领是狄维果，就是厄尔维儿人攻袭卡休斯时的领袖。他对凯撒这样说：如果罗马人愿意和厄尔维儿人讲和，他们愿意到凯撒所指定、并且要他们住下来的地方去。但是如果他坚持要战争，那末，他必须记住罗马人以前的灾难和厄尔维儿人原先的勇敢。至于他趁他们冷不防的时候攻击了那个部落，这是因为当时已经过了河的那些人不能来援救他们同胞的缘故，决不可以因此便把自己的勇敢估计得太高，或者轻视起厄尔维

^① 更(vigilia)——罗马军中，为了便于夜间分班守望和巡逻，把一整夜分为四个更次，每一更次的时间，根据一年四季昼夜长短而异。——译者

几人来。他们从自己的父老和祖先那里学到的是：战争主要应当依靠勇力，不应该依靠阴谋诡计。所以，他千万不要让他们现在耽搁在这块地方，因为罗马人在这里遭到过灾难，军队受到过歼灭，从此声名远扬，流传到后代去。

一四、对这番话，凯撒的回答是这样的：正因为他牢牢地记住厄尔维几人所提起过的那些事情，所以才没有丝毫的犹豫。特别是那场灾难落到罗马人头上来，完全是飞来的横祸，所以才感到格外的沉痛。如果他们觉得自己做过什么伤害别人的勾当，本来也不难作好防备的，只是，他们却以为自己没做过什么须要戒惧的事情，就也没有要戒惧的理由，这才上了当。就算他愿意忘掉旧的仇怨吧，难道连那些新近的侵扰——他们没经过他同意就用武力强行通过行省、侵犯爱杜依人、安巴利人和阿罗布洛及斯人——也都能置之一旁吗？至于他们把自己的胜利吹嘘得那么神气，因为自己的作恶多端没受报应就感到诧异，这两者其实只说明一件事情：不朽的神灵因一个人的罪孽要给予惩罚时，常常先给他们一时的兴旺和比较长期的安宁，这样，他们才能在命运突然转变时感到格外惨痛。话虽如此，他们如果愿意给他人质，让他知道他们能保证履行自己的诺言，同时，如果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同盟使爱杜依人和阿罗布洛及斯人受到的损害，都能得到赔偿，他还是愿意和他们讲和的。狄维果回答说：厄尔维几人从祖先起就定下了规矩，一向只接受别人的人质，从不把人质交给别人，罗马人自己就是这件事的证人。作了这样的回答后，就离去了。

一五、次日，他们拔营离开那地方。凯撒也跟着离开，把他从全行省以及从爱杜依人和他们的同盟那里集中来的全部骑兵，约达